粵方言「幫端母讀內爆音出自侗台語底層」說再探討

龐清文
汕頭大學

論文摘要
文章嘗試發掘粵方言中的侗台語底層借詞，對比總結了侗台語中內爆音聲母在粵方言中的對應形式。發現底層借詞中，侗台語 ɓ 對應粵方言 m；侗台語 ɗ 對應粵方言 l。因而認爲粵方言歷史上並不存在底層借詞與幫端母同時讀內爆音的時期。內爆音當先弱化爲 m、l，幫端母再內爆化。幫、端母讀內爆音當爲較晚期的音變。而內爆音進入粵方言音系的途徑是「語言接觸」還是「自然演變」尚待研究。

關鍵詞
內爆音, 粵方言勾漏片, 侗台語, 語言底層, 全清聲母

 ©PANG Qingwen

A New Examination of the Hypothesis of Implosive Onsets of *bāng*(幫) and *duān*(端) in Yue Dialects are Kra-Dai Substratum

PANG Qingwen
Shant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uncover substratum loanwords from the Kra-Dai languages in Yue dialects, and it compares and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ences of implosive consonants in Kra-Dai languages with those in Yue dialects. It is found that, in substratum loanwords, the Kra-Dai ɓ corresponds to m in Yue, and Kra-Dai ɗ corresponds to l in Yue.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no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Yue Dialects when substratum loanwords, *bāng*, *duān* onsets, were simultaneously pronounced as implosives. The implosives must have first weakened into m and l, then *bāng* and *duān* onsets underwent implosivization. The pronunciation of *bāng* and *duān* onsets as implosives is considered a later change. Whether the incorporation of implosives into Yue dialects' phonological system occurred through 'language contact' or 'independent evolution' remains to be studied.

Key words
implosive, Goulou group of Yue dialects, Kra-Dai languages, substratum, full-clear onsets (unaspirated surd)

1 背景

中古漢語的全清聲母幫母、端母一般構擬爲清塞音的*p 和*t，而在兩廣交界處不少粵方言卻讀爲濁內爆音 ɓ、ɗ。廣西最早的記錄始見於 20 世紀 50 年代末，廣西教師進修學院漢語方言調查組已在容縣、鬱林（今玉林）、蒼梧夏郢、藤縣等地記錄下這種現象[1]。學界對於這些粵方言中內爆音的來源，有三類不同的假說——「語言轉用說」「語言接觸說」和「自然演變說」。

「語言轉用說」（或稱「底層說」）認爲「內爆音是早期操侗台語的少數民族轉用漢語時留下的底層現象。」(陳其光 1991， 陳忠敏 1995， 侯興泉 2006， 李如龍 2005， 韋樹關 2002)；

「語言接觸說」有兩種，姑且稱爲「共享音變說」與「早期滲入說」。「共享音變說」認爲「侗台語的內爆音是由早期的 p、t 演變來的，漢語方言的幫端母受此影響而發生同樣的變化」(王洪君 2014) ；「早期滲入說」認爲「內爆音是在粵方言人群相對當地土著少數民族尚不佔優勢時通過掌握雙語的粵方言使用者滲入粵方言音系的，是早期語言接觸的結果」(劉磊 2015)。二者雖然都主張內爆音是透過語言接觸進入粵方言，但其內涵迥殊。「早期滲入說」主張接觸伊始侗台語已具備內爆音，而「共享音變說」主張接觸時雙方皆無內爆音。之後侗台語發生 p>ɓ、t>ɗ 的音變，該音變透過語言接觸，影響粵方言發生相同的音變。

「自然演變說」認爲吳、閩方言經歷了 p→ɓ，t→ɗ 的音變，該音變是自然、自發形成的，不需要外部介入 (朱曉農， 寸熙 2006)。而對於粵方言中的內爆音問題，朱曉農、寸熙則言辭謹慎，並未給出結論。麥耘則認爲此假說適用於兩廣粵方言(麥耘 2018)。

本文並不提出新的假說，而是試圖發掘出這些粵方言中的「侗台語底層」成分，並對比侗台語內爆音聲母在粵方言中的對應形式，從而檢驗以上假說的說服力。

2 術語與符號

2.1 內爆音

內爆音（implosive）是非肺部氣流輔音。其發音方法是口腔先成阻，聲帶振動，然後降低喉頭，壓低舌位，鼓起臉頰，以擴大口咽腔容積，造成口腔內空氣稀化，氣壓降低，結果在雙唇除阻時，口腔內氣壓低於口腔外的大氣壓，氣流從外向內沖入，造成往內爆發的「內爆音」(朱曉農 2006)。

內爆音的命名和符號不大一致。國內侗台語學界現尚有沿用李方桂先生時期創立的「先/前喉塞濁塞音」的稱呼及 ʔb、ʔd 的符號。但這種表示不太準確，且易與眞正的前喉塞音混淆(朱曉農 2006)。筆者認爲兩種符號皆可，ʔb、ʔd 更偏向音系層面的描寫，起首的 ʔ 表明此類音同陰調類關係密切，ɓ、ɗ 則更接近實際音值。筆者目前尚未發現有眞正的前喉塞濁塞音與內爆音對立的報導，就連前喉塞清塞音和內爆音的對立筆者也未發現。

下文一律使用「內爆音」的稱呼及 ɓ、ɗ 的符號。

---

[1] 因 1979 年的國際音標表才加入 ɓ、ɗ 等字母，故原文用的是 b、d 的符號。今重新考察這些方言老派幫、端母的讀音，實際就是內爆音。

2.2 送氣分調

因聲母送氣而影響聲調演變，學術界一般把這種現象稱爲「送氣分調」或「次清分調」。廣西興業縣、博白縣、平南縣、桂平市、港南區、浦北縣等地諸多勾漏片方言都有此現象。部分送氣分調發達的方言點，其調類數量可至 14 個之巨。

2.3 聲調調類

在共時對比中，調類往往比調值更加重要。本文採用以下方法表示調類。

1) 採用 A、B、C、D 分別表示平上去入；
2) 如果區分陰陽調，則陰調類後加 1，陽調類後加 2；
3) 如果入聲長短分化，則長入聲用後加大寫字母 L 表示，短入聲用 S；
4) 如有送氣分調，則送氣調用後加 H 表示。
5) 如有調類合併，用「現調類 < 原調類」表示。

基於該方法表示的廣州市區方言單字調調類如表一所示（上標數字爲調值，在共時對比時省去）。一個有送氣分調的方言示例如表二所示。一個有調類合併的方言示例如表三所示。

表一：廣州市區方言調類（9 個）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陰調類	詩 ʃi^{55} A1	史 ʃi^{24} B1	試 ʃi^{33} C1	色 ʃek^{5} D1S 錫 ʃɛk^{3} D1L
陽調類	時 ʃi^{21} A2	市 ʃi^{23} B2	事 ʃi^{22} C2	食 ʃek^{2} D2

表二：桂平羅秀鎮方言調類（14 個）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陰調類	不送氣	東 toŋ^{551} A1	懂 toŋ^{433} B1	凍 toŋ^{51} C1	足 θok^{5} D1S 作 θɔk$^{\underline{433}}$ D1L
	送氣	通 tʰoŋ^{252} A1H	桶 tʰoŋ^{33} B1H	疼 tʰoŋ^{341} C1H	禿 tʰok$^{\underline{35}}$ D1SH 托 tʰɔk^{3} D1LH
陽調類		同 toŋ^{231} A2	動 toŋ^{313} B2	洞 toŋ^{22} C2	毒 tok^{2} D2

表三：玉林市區方言調類（10 個）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陰調類	東 ɗoŋ^{453} A1	懂 ɗoŋ^{33} B1 雀 tʰa^{33} B1<D1L	凍 ɗoŋ^{52} C1	足 ɗok^{5} D1S 作 ɗɔk^{3} D1L
陽調類	同 toŋ^{231} A2	動 toŋ^{23} B2	洞 toŋ^{21} C2 白 pa^{21} C2<D2L	毒 tok$^{\underline{23}}$ D2S 落 lɔk$^{\underline{21}}$ D2L

此外，很早便有學者發現了侗台語固有詞與漢語老借詞之間存在調類對應關係(曾曉渝 2003)。在共時對比時，本文將上述的調類標示方法亦應用於侗台語[2]。

3 前提假設

下文的所有論證基於兩個前提假設，

3.1 內爆音肇始於幫、端母，而後擴散至其它聲母

實際上，兩廣內爆音聲母也見於並、定、精等多個聲母。但本文並未將重點放到幫、端以外的其它聲母，這並非避重就輕。筆者認爲，內爆音應該最早出現於幫、端母，而後才漸漸擴散到其它聲母。很早便已有學者提出相似觀點(陳忠敏 1995， 劉磊 2015)。綜合現有材料，可進一步佐證之。表四是筆者搜集到的、有內爆音報導的粵方言。

表四：廣西粵方言幫、端母讀內爆音的報導

地點	幫	並	端	定	精	從邪	心
同安	+	-	+	-	-	(±)	ɬ
鋪門	(±)	-	(±)	-	-	-	θ
信都	+	-	+	-	-	-	θ
五將	+	-	+	-	-	-	θ
吉田布田	+	-	+	-	-	-	θ
石橋	+	-	+	-	-	-	f
木雙	+	-	+	-	-	-	f
羅董	+	(±)	+	(±)	-	-	ɬ
岑溪	+	-	+	-	-	-	f
素龍赤坎	(±)	-	(±)	-	-	-	ʃ
容縣	+	-	+	-	-	-	θ
石頭	+	-	+	-	-	-	f
北流	(±)	(±)	-	-	-	-	ɬ
民樂	(±)	(±)	-	-	-	-	ɬ
民安	+	+	+	+	-	-	ɬ
新榮	+	-	+	-	-	-	ɬ
大坡外	+	-	+	-	-	-	ɬ
六麻	(±)	(±)	(±)	(±)	(±)	(±)	ɬ
玉林	+	-	+	-	+	-	ɬ
永安	+	-	+	-	-	-	θ
水鳴	+	-	+	-	-	-	ʂ

[2] 須留意，李方桂（1977）和梁敏、張均如（1996）在構擬原始侗台語時也提出了「字母+數字」的調類標記法，但二者並不一致。李氏的 A、B、C、D 分別對應漢語的平、去、上、入，這主要是受泰語正字法影響。而梁氏、張氏則和本文基本一致。

地點	幫	並	端	定	精	從邪	心
化州	+	±	+	±	-	-	ɬ
長岐	+	-	+	-	-	-	ɬ
同慶	+	-	+	-	-	-	ɬ
梅菉	+	±	+	±	-	-	ɬ
吳陽	+	-	+	-	-	-	ɬ
廉州	(±)	(±)	(±)	-	-	-	tɬ/ɬ
常樂	(±)	(±)	-	-	-	-	tɬ/ɬ
烏家	(±)	(±)	-	-	-	-	tɬ/ɬ
石康	(±)	(±)	(±)	(±)	-	-	ɬ/tɬ
西場	(±)	(±)	(±)	-	-	-	ɬ
儋州	+	-	+	-	-	-	t

符號說明：+ 讀內爆音；± 條件分化，其中一部分讀內爆音；(±)內爆音爲自由變體或部分讀內爆但條件不明確；- 不讀內爆音。

觀察表四，不難發現以下現象。

1) 並母讀內爆音，幫母必讀內爆音，反之則不然；
2) 定母讀內爆音，端母必讀內爆音，反之則不然；
3) 從、邪母讀內爆音，精母必讀內爆音，反之則不然；
4) 精母讀內爆音，端母必讀內爆音，反之則不然；
5) 存在只有幫母和端母讀內爆音的方言；
6) 尚未發現只有並母或定母或精母讀內爆音的方言；

綜合以上 6 條現象，可以總結：幫、端母讀內爆音當是最基礎的情形，無法僅由幫、端讀內爆音與否來推測其它聲母。內爆音應該最早出現於幫、端母，後漸漸擴散到並、定、精等聲母。因而研究幫、端母內爆音的問題有提綱挈領的作用——一但幫、端母解決了，餘下的聲母也就迎刃而解。

3.2 早期侗台語存在內爆音

詳見下文 4.2 節。

4 侗台語方面的證據

4.1 「語言轉用說」

「語言轉用說」證據一般有二：其一，南方方言與侗台語中都有內爆音，而北方方言罕見；其二，這些南方方言地區要麼過去是侗台民族的聚居區，要麼與侗台語有直接接觸。

但朱曉農評：「現在有很多文章在討論兩個相同現象時，往往很絕對地確定某甲受到某乙影響，而且還說事實如此。其實……有的只是觀察材料，以及更重要的對材料的邏輯論證。兩種語言中存在相同現象，這是我們的觀察材料；而兩者之間是什麼關係，需要從邏輯上去討論各種可能性(朱曉農、 寸熙 2006)。」朱氏提出，兩種語言之間的相似，可能有

5 種情況：普遍現象、同源、語言接觸、區域聚變、偶然相似，而「語言轉用說」僅是其中一個方面。

4.2 「共享音變說」

王洪君（2014）留意到內爆音在侗台語內部有弱化的跡象，如表五所示。

表五：內爆音在侗台語內部的表現

詞義	壯語	布依語	傣語西雙版納	臨高語
薄	ɓaːŋA1	ɓɛŋA1	baːŋA1	viaŋA1
鼻子	ɗaŋA1	ɗaŋA1	dɐŋA1	lɔŋA1
詞義	侗語	仫佬語	水語	毛南語
薄	maːŋA1	ʔwaːŋA1	ɓaːŋA1	baːŋA1
鼻子	naŋA1	kəC2 naŋA1	naŋA1	ʔnaŋA1

王洪君便思考「爲什么壯侗語濁的（甚至已經開始弱化的）ɓ、ɗ 聲母爲什麼會影響到漢語方言古清聲母的幫端母……單從音值來看，很難統一解釋其中的原因」。王氏从歷時的角度出發，認爲「壯侗語 ɓ、ɗ……曾經是清聲母。正因爲如此，漢語方言清的幫端母接受影響才成爲可能……壯侗語的 p、t 如果保持爲清聲母，漢語方言中的幫端固然會受到影響。」隨後，王氏提出了他的觀點，認爲是侗台語清音內爆化的音變通過接觸影響了粵方言，帶動粵方言發生同樣的音變。

該假說主張侗台語和粵方言的內爆音都是晚起的，然而筆者所蒐尋到的原始（侗）台語構擬都含有內爆音(李方桂 2011， 梁敏、 張均如 1996)，這與「共享音變說」矛盾。筆者對原始（侗）台語並不熟悉，不敢妄斷。下文的討論則將基於「侗台語早期存在內爆音」的前提假設，不再討論該假說。

4.3 「早期滲入說」

「語言轉用說」有一關鍵假設，是爲「早期操侗台語的少數民族在轉用漢語時，使用侗台語特有的 ɓ、ɗ 聲母來對應 p、t 聲母」。但劉磊指出，似乎並不存在如此對應的必要：

1) 現代大多侗台語方言都有清塞音 p、t 和內爆音 ɓ、ɗ 的對立。以壯語武鳴方言爲例：taA1‘眼睛’≠ɗaA1‘安放’，pɐnA1‘分，分發’≠ɓɐnA1‘搓（麻繩）’；
2) 構擬的原始侗台語也都有清塞音 p、t 和內爆音 ɓ、ɗ 的對立(李方桂 2011; 梁敏、張均如 1996)。這表明從原始侗台語至今，侗台語諸方言很有可能都維持了二者的對立；
3) 壯語中的漢語老借詞，用清塞音對應漢語的幫、端母。黃靜露考察了貴港覃塘區蒙公鄉木祥村、橫縣那旭村、上林雲溫村等五地壯語讀書音音系。上述三地壯語都有內爆音。但這三地的壯語讀書音音系的幫、端母絕大多數情況讀清塞音，如表六所示(黃靜露 2017)。

由是，劉氏發問：「如果內爆音是當地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時帶進來的，可他們爲什麼不用自己系統裏本來就有的不送氣清塞音去對應漢語裏的清塞音，卻偏偏要拐彎抹角、用漢

語裏本來沒有的自己語言裏的內爆音去對應漢語裏的清塞音呢？」於是，劉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第 1 章中介紹的「早期滲入說」(劉磊 2015)。

表六：木祥、那旭、雲溫三地壯語讀書音幫、端母例字

	幫母	端母
木祥	布 pouC1 巴 paA1	答 ta:pD1L 丹 ta:nA1
那旭	布 pouC1 巴 paA1	答 ta:pD1L 丹 ta:nA1
雲溫	布 pouC1 芭 paA1	答 ta:pD1L 丹 ta:nA1

5 粵方言自身的證據

5.1 粵方言中的侗台語底層借詞

解決該問題的關鍵在於剝離出粵方言中的眞正的「侗台語底層成分」。

中古漢語的次濁聲母一般認爲是濁音，粵方言今天也一般讀濁音聲母，且聲調爲陽調類。但是粵方言和平話中還有不少鼻音或邊音聲母搭配陰調類的詞彙，同時這類詞彙往往有音無字但有的卻可以在侗台語中找到相應的說法，學屆很早便已發現此現象，且多認爲這類詞是粵、平方言的侗台語底層遺留(李錦芳 1990a, 1990b， 覃遠雄 2023， 王懷榕、 袁舒婕 2010， 袁家驊等 1983)。本文認同這種觀點，示例如表七所示。

表七：侗台語和粵、平方言鼻音、邊音聲母搭配陰調類詞彙

詞義	侗台語[3]	粵語與平話
黏稠的	泰 niəuA1	水鳴 nɛuA1H
	傣西雙版納 neuA1	山心 niuA1H
	壯邕寧 ni:uA1	木根 nɛuA1H
	李*hnieuA1	羅秀 nɛuA1H
	張梁*n̥ieu	玉林 nɛuA1
		福旺 niauA1
		亭子 niuA1‘粘’, neuA1‘黏’
		五塘 niuA1
		心墟 niuA1
(皮膚的)疙瘩	壯武鳴 lɯnB1	水鳴 ninB1‘蚊子咬後長的疙瘩’
	壯柳江 nunB1	木根 nynB1H‘蝨子咬後長的疙瘩’
	仫佬 nwa:nB1	羅秀 nynB1H‘蚊子咬後長的疙瘩’
	毛南 nu:nB1	玉林 nynB1‘蚊子咬後長的疙瘩’
	拉珈 fẽnB1	
	張梁*m̥lun	

[3] 侗台語名稱省略通名「語」。「李」表示李方桂構擬的原始台語，「張梁」表示張均如、梁敏構擬的原始侗台語。

詞義	侗台語[3]	粵語與平話
(東西)缺失一部分	壯柳江 ma:ŋC1	山心 mɑŋC1
	壯連山 me:ŋC1‘豁嘴(即脣裂)’	木根 maŋC1
	傣德宏 mɛŋB1	羅秀 mɐŋC1
	張梁*mpiŋ	玉林 maŋC1
揹, 揹負	壯柳江 maC1	水鳴 mɛiC1
	壯横縣 miC1[4]	山心 mɛC1
	壯欽州 meC1	木根 mɛC1
	仫佬 maC1	羅秀 mɛC1
	毛南 ʔmaC1	玉林 mɛC1
	張梁*ʔm-	福旺 miA1
		亭子 meC1
		五塘 meC1
		心墟 meC1
(物體擺脱束縛而)脱出, 滑脱	泰 lutD1S	水鳴 lutD1SH
	壯龍州 lu:tD1	山心 lutD1H
	壯邕寧 lo:tD1L	羅秀 lutD1LH
	臨高 luatD1	玉林 lytD1S
	李*hl-D1L	亭子 lotD1S
	張梁*l̥-	五塘 lɐtD1
		心墟 lɐtD1
桃金娘	壯武鳴 nimA1	水鳴 nɛmA1
	仫佬 nja:mA1	山心 nimA1
	毛南 nimA1	木根 nɛmA1
	拉珈 nimA1	羅秀 nɛmA1
	張梁*n̥im	玉林 nɛmA1
蹲	壯邕寧 jo:ŋC1	水鳴ɳoŋA1
	壯河池 ɳuŋA1	山心ɳoŋA1
	壯東蘭 ʔɳuŋA1	木根ɳoŋA1
	布依 ʔjuŋA1	羅秀ɳoŋA1
	仫佬 ʔjuŋA1	玉林ɳoŋA1
	毛南 ʔjuŋA1	
	張梁*ʔju̯ɔŋ	

[4] 横縣即今横州。

詞義	侗台語[3]	粵語與平話
一小撮；用指抓取一小撮	傣德宏 jɔpD1S 壯武鳴 jeːpD2L 侗ɳopD1LH 張梁*ɳ̊-	水鳴ɳæpD1L 山心ɳæpD1 木根ɳapD1L 羅秀ɳapD1L 玉林ɳɔpD1L 亭子 ŋiɐpD1S 五塘 ŋiɐpD1‘捏’ 心墟 ŋiɐpD1 借[5]
黯淡的；昏暗的	泰 monC1‘黯淡的；灰暗的；憂鬱的’ 傣德宏 monC1‘灰色’ 壯武鳴 monC1‘毛毛雨’ 壯龍勝 moːnA1‘灰色’ 水 m̥ənC1‘毛毛雨’ 水 monA1‘霧’ 毛南 muːnA1‘霧’ 侗榕江 munA2‘毛毛雨；霧’ 拉珈 m̥unA1‘毛毛雨’ 張梁*m̥on	水鳴 munA1H‘模糊的；朦朧的’ 木根 mənA1H ʃuiB1 ɳiA1‘毛毛雨’ 羅秀 munA1H‘(燈)黯淡的’ 玉林 munA1‘模糊的；朦朧的’

5.2 侗台語內爆音 ɓ 在粵、平方言中的對應

如表八所示。

表八：侗台語 ɓ 在粵方言的對應

詞義	侗台語	粵語與平話
*破損	泰 ɓaːtD1L‘傷口；傷疤’ 壯龍州 ɓaːtD1‘膿瘡；潰瘍’ 布依冊亨 ɓaːtD2L ‘傷口’ 李*ɓ-D1L	水鳴 mɛtD1L‘器物破損，缺損’ 山心 mɐtD1‘皮膚破損，黏膜潰瘍’ 玉林 mɔtD1L‘皮膚破損，黏膜潰瘍’
(鼻子)阻塞不通暢；屏息；窒息	壯龍州 ɓatD1S‘停止呼吸’ 壯剝隘 matD1S‘停止呼吸’ 壯武鳴 ɓatD1S‘(鼻子)阻塞不通暢；屏息；窒息；(水)枯竭’ 李*ɓ-D1S	水鳴 mətD1S 山心 mɑtD1 木根 mɔtD1H 羅秀 pɐtD1S 玉林 ɓɐtD1S 亭子 mɐtD1L

[5] 原文稱該聲調都是借詞。

詞義	侗台語	粵語與平話
掰開; (使)張開	壯龍州 ɓakD1	水鳴 mækD1L
	壯邕寧 mlɛːkD1L	山心 mækD1
	壯武鳴 ɓeːkD1L	木根 makD1L
	傣西雙版納 ɓɛʔD1S	羅秀 makD1L
	張梁*ɓlɛk	玉林 maB1<D1L
		福旺 mɐkD1
		亭子 makD1L
		五塘 meᵃkD1
		心墟 makD1, mɐkD1
採摘; 掐	壯龍州 ɓitD1	水鳴 mətD1S
	壯邕寧 mətD1S	山心 mɑkD1
	壯柳江 ɓatD1S	玉林 matD1S
	李*ɓ-D1S	亭子 mɐtD1L
	張梁*ɓl-	五塘 mɐtD1
		心墟 mɐtD1 借
凹	壯龍州 ɓupD1	水鳴 məpD1S
	壯邕寧 mapD1S	山心 mʏpD1
	布依 ɓaːpD1	木根 mɔkD1S
	張梁*ɓl-	羅秀 mɐpD1S
		玉林 mapD1S
		亭子 mapD1S
		五塘 mɐpD1
歪, 歪斜	泰 ɓiəuB1	水鳴 mɛuB1‘(嘴)歪’
	傣西雙版納 ɓeuB1	山心 miuB1
	壯柳江 ɓeːuB1	木根 mɛuB1
	張梁*ɓieu	羅秀 mɛuB1
		玉林 mɛuB1
		福旺 miauB1
		心墟 meuC2
竹筒; 可裝一斤的量米筒	壯武鳴 ɓakD1S	水鳴 mɑkD1S
	壯龍津 ɓukD1S	山心 mɑkD1
	壯德保 ɓokD1S	木根 makD1S
	張梁*ɓɔk	羅秀 mɐkD1S
		玉林 makD1S

可見，侗台語的 ɓ，一般對應粵、平方言的 m。

5.3 龈内爆音 ɗ 在粤、平方言的對應
如所表九示。

表九：侗台語 ɗ 在粤、平方言的對應

詞義	侗台語	粤語與平話
圓的	壯柳江 ɗuːnA1	水鳴 lunC1
	布依 ɗuːnA1	玉林 lynA1
	毛南 ɗoːnA2	福旺 lunA1
	張梁*ɗuɔn	五塘 lonA2
		心墟 lonA2
傾倒，倒出來	壯龍州 ɗiŋC1	福旺 leŋC1
	壯柳江 ɗiŋC1	
	李*ɗ-C1	
	張梁*ɗiŋ	
擊打	泰 ɗɔːiA1	水鳴 luiA1
	壯丘北 ɗuaiC1	玉林 luiA1
	儂廣南 ɗɔːiC1	木根 luiC2
	李*ɗ-	福旺 luiA1
禿頭	壯龍州 ɗoC1	亭子 loC1
	壯武鳴 ɗoC1	五塘 loC1
	壯柳江 ɗoC1	
	李*ɗ-C1	
	張梁*ɗlɔ	
遞	壯武鳴 ɗeːnC1	亭子 lenC1
	壯柳江 ɗveːnC1	
	張梁 *ɗɛn	
陽光	傣西雙版納 ɗɛtD1S	亭子 letD1S‘陽光猛烈’
	壯龍州 ɗeːtD1	五塘 letD 借‘太陽猛烈’
	壯武鳴 ɗitD1S	
	布依 ɗitD1	
	李*ɗliɛtD1L	
	張梁*ɗiɛt	
鹼水；碳酸水	泰 ɗaːŋC1	亭子 lɐŋC1‘像尿的氣味’[6]
	壯龍州 ɗaŋC1	
	李*ɗ-C1	

[6] 即氨氣的氣味，一種鹼性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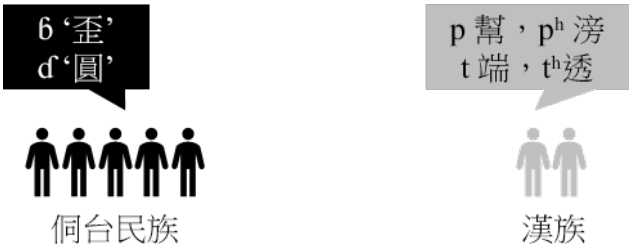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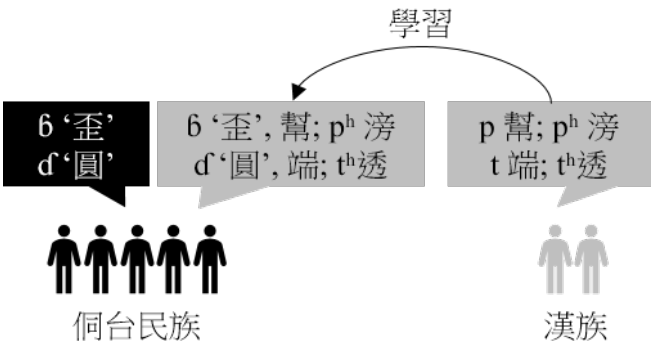
詞義	侗台語	粵語與平話
熱(水)	泰 ɗɯət9	亭子 latD1L
	壯龍州 ɗə:tD1	五塘 latD 借
	壯武鳴 ɗa:tD1S	心墟 latD 借
	布依 ɗa:tD2S	
	李*ɗ-D1L	
	張梁*ɗlɯ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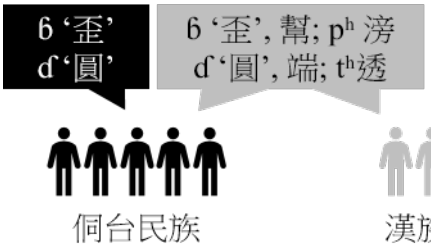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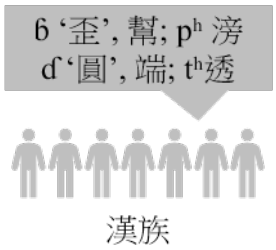
可以看到侗台語的 ɗ，在粵、平方言基本表現爲 l。

6 內爆音弱化和幫、端母內爆化的先後

在第 5 章中，我們對比了侗台語內爆音聲母在粵、平方言中的表現，表明，侗台語的內爆音雖然和粵、平方言有對應，但後者並不對應爲內爆音。這與粵方言幫、端母讀內爆音的現象共存。這便給「語言轉用說」帶來了一個問題，不妨先假設「語言轉用說」是成立的，順着其思路推導一翻從接觸伊始到如今的過程，如表十所示。

表十：依「語言轉用說」的推導的過程

序號	圖示	說明
0		未有接觸。
1		侗台民族在學習漢語時受到母語干擾，將侗台語中的詞彙和語音（內爆音）帶入到了漢語中，形成了一種「帶有侗台語特徵的中介語」。

序號	圖示	說明
2		随着民族間的交流接觸，且因侗台民族人數佔優，這些「侗台語特徵」漸漸被說漢語的人吸納，形成了一種「具有侗台語特徵的漢語」。內爆音以及那些侗台語詞彙便成這種漢語的「侗台語底層」。
3 (如今)		這種「具有侗台語底層的漢語」便是今天粵方言的前身，且這種「底層成分」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可以發現。若按照「語言轉用說」的邏輯，如今粵方言繼承了「帶有侗台語特徵的中介語」中的侗台語底層成分。但是，這些底層成分應當既包括「幫、端母讀內爆音」，也包括「從侗台語來的底層詞彙」，這些底層詞彙當然也包含一些原本聲母就是內爆音詞（即表十中的‘歪’‘圓’）。

但按照上述的邏輯，「幫、端母讀內爆音」從早期一直保留到了現在，音值從未改變。那麼，那些聲母同樣是內爆音的底層詞也應該如此（即表十-3 所示的情形）。然而，實際觀察到的情況如此不符。底層詞中的*ɓ，如今讀 m，*ɗ 如今讀讀 l。這說明表十所示過程與實際過程有所不符。

筆者認爲，粵、平方言的內爆音底層借詞和幫端母一直保持着對立，歷史並不存在「侗台語底層借詞」和「幫、端母」同時讀內爆音的時期。而是底層詞的*ɓ→m、*ɗ→l 之後，才發生*p 幫→ɓ、*t 端→ɗ，即內爆音弱化在先，內爆化在後。否則今天將觀察到幫母讀 m、端母讀 l，這種現象在有內爆音的粵方言中鮮見。

7 底層詞內爆音弱化的途徑

粵方言中侗台語底層詞的內爆音聲母弱化，筆者提出三種可能的途徑：接觸之前弱化、借入時弱化、借入之後弱化。下面將逐一討論這三種途徑。

7.1 接觸之前弱化

前文 4.2 節已經提及一些內爆音弱化的侗台語，如果與粵方言接觸的侗台語也是內爆音已弱化，那底層詞借入時自然也是這種弱化的聲母。

但須留意，如果此途徑成立，則相當於從根源上否定了「語言轉用說」和「早期滲入說」。因爲兩個假說都將內爆音的最終來源指向侗台語，但如果侗台語自身已沒有內爆音，這項主張便無從談起。

7.2 底層詞借入時弱化

接觸伊始，因漢語缺乏內爆音，故操漢語者並不能完美地聽辨和發出內爆音，從而選擇了聽感接近的 m、l。

寸熙做過一個聽感實驗，讓從未接觸過內爆音的人去聽內爆音。結果表明：聽到 ɓ 時，有 50.19%的樣本認爲是 m；聽到 ɗ 時，有 34.49%的樣本認爲是 l，42.68%的樣本認爲是 n。這個實驗表明：從未接觸過內爆音的人，有將內爆音與同部位鼻音或邊音混淆的風險(寸熙 2018)。

如果此途徑成立，則否定了「早期滲入說」。因爲當時操漢語者並不能發出內爆音，自然不能把內爆音帶入到漢語，也不可能把幫、端母讀成自己不會的內爆音。

同時也否定了「語言轉用說」。首先這是操漢語者在借入侗台語詞彙時自己的「音系化」處理——用漢語音系中存在的音來模仿內爆音。這些詞讀 m、l 僅存在於當時漢族人民口中，而當時的侗台語仍是內爆音。這些讀成 m、l 的「底層借詞」從早期一直保留到了現在，也沒有隨着接觸的深入而「還原」成「標準」的內爆音。

7.3 借入後弱化

內爆音先原封不動地進入到粵語中，且與幫、端母形成對立。之後發生了 p→ɓ→m、t→ɗ→l 的鏈式音變。

如果此途徑成立，則同時否定了「語言轉用說」和「接觸滲入說」因爲早期幫、端母在和內爆音形成對立，沒有混淆。

8 對比與總結

結合文所發現的現象，對比了三種假說對各種現象的解釋力。用+表示可以解釋該現象，用-表示難以解釋該現象，結果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三種假說的對比

現象	語言轉用說	早期滲入說	自然演變說
侗台語一般有 p-ɓ、t-ɗ 的對立	-	+	+
壯語老借詞用 p、t 對應漢語的幫、端母	-	+	+
粵、平方言的「內爆音底層詞」和幫、端母對立	-	-	+
粵、平方言「內爆音底層詞」中的*ɓ 今讀 m，*ɗ 今讀 l	-	-	+

可以發現，「自然演變說」可以解釋全部現象，「早期滲入說」可以解釋部分現象，「語言轉用說」解釋力最弱。

本文通過剝離出粵、平方言中的侗台語底層成分，對比了侗台語的內爆音聲母詞彙在粵、平方言中的對應形式：侗台語 ɓ 對應粵平方言 m、侗台語 ɗ 對應粵平方言 l。筆者認爲，內爆音底層借詞與幫、端母一直保持對立，歷史上並不存在底層借詞與幫端母同時讀內爆音的時期。內爆音先弱化爲 m、l，再發生 p>ɓ、t>ɗ。而底層借詞內爆音的弱化有三條可能的途徑。對於這一推論，「語言轉用說」「早期滲入說」不能很好地解釋。

總的來說，粵方言的內爆音問題十分複雜，尚冀學屆進一步研究。

9 語料來源

筆者調查的粵方言點有：玉林市區、博白縣水鳴鎮、興業縣山心鎮、桂平市木根鎮、桂平市羅秀鎮、北流市六麻鎮、容縣容州鎮。

引用的漢語語料有：平樂縣同安鎮(關英伟 2012)、賀州市八步區鋪門鎮(庄初升、 張凌, 2010)、賀州市八步區信都鎮(伍巍 等 2006)、昭平縣五將鎮(劉磊 2015)、連山縣吉田鎮布田村(黃拾全 2014)、蒼梧縣石橋鎮(劉磊 2015)、蒼梧縣木雙鎮(劉磊 2015)、封開縣羅董鎮(侯興泉 2006)、岑溪縣岑城鎮(劉磊 2015)、羅定市素龍鎮赤坎村(李華琛、 黃彥凱 2021)、容縣石頭鎮(姚璐燕 2022)、北流市市區(徐榮 2013)、北流市民樂鎮(徐榮 2013)、北流市民安鎮(徐榮 2013)、北流市大坡外鎮(徐榮 2013)、北流市新榮鎮(徐榮 2013)、博白縣永安鎮(馮冬梅 2022)、博白縣水鳴鎮(彭敏, 2012)、化州市河西街(邵慧君, 2016)、化州市長岐鎮(邵慧君, 2016)、化州市同慶鎮(曾春燕 2017)、吴川市梅菉鎮(邵慧君 2016)、吴川市吴陽鎮(邵慧君 2016)、合浦縣廉州鎮(張丽红 2012)、合浦縣常欒鎮(張丽红 2012)、合浦縣石康鎮(張丽红 2012)、合浦縣烏家鎮(張丽红 2012)、合浦縣西場鎮(張丽红 2012)、儋州(吴英俊 1988)、南寧亭子(覃遠雄 2023)、南寧五塘(覃遠雄 2020)、南寧心墟(覃遠雄 2018)。

引用的壯侗語語料來源自《比較台語手冊》(李方桂 2011)、《侗台語族概論》(梁敏、張均如 1996)、《壯語方言研究》(張均如，梁敏，歐陽覺亞，鄭貽青，李慢練，謝建猷合著 1999)。

參考文獻

曾春燕. (2017). 化州方言和高州方言語音接觸研究——以同慶山口為例.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學報*, *27*(02), 15-17+21.

曾曉渝. (2003). 論壯傣侗水語古漢語借詞的調類對應——兼論侗台語漢語的接觸及其語源關系. *民族語文*(01), 1-11.

陳其光. (1991). 華南一些語言的清濁對轉. *民族語文*(06), 1-11.

陳忠敏. (1995). 作為古百越語底層形式的先喉塞音在今漢語南方方言裡的表現和分佈. *民族語文*(03), 1-11.

寸熙. (2018). *中國境內內爆音的語音學研究*.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馮冬梅. (2022). 廣西博白(永安)方言同音字彙. *方言*, *44*(03), 367-383.

關英偉. (2012). 廣西平樂同安鎮土話的內爆音. *玉林師範學院學報*, *33*(06), 35-41. https://doi.org/10.13792/j.cnki.cn45-1300/z.2012.06.005

侯興泉. (2006). 廣東封開羅董話的濁內爆音. *民族語文*(05), 26-29.

黃靜露. (2017). *廣西中南部地區壯語讀書音研究* [博士, 上海師範大學].

黃拾全. (2014). 粵西北連山粵語的濁爆音聲母. *河池學院學報*, *34*(01), 21-24.

李方桂. (2011). *比較台語手冊* (丁邦新, Trans.).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李華琛, & 黃彥凱. (2021). 廣東羅定（素龍）儂古話音系特徵及同音字彙. *澳門語言學刊*, *總第 58 期*, 34-46.

李錦芳. (1990a). 論壯侗語對粵語的影響. *貴州民族研究*(04), 60-65.

李錦芳. (1990b). 粵語中的壯侗語族語言底層初析.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06), 71-76. https://doi.org/10.15970/j.cnki.1005-8575.1990.06.015

李如龍. (2005). 關於東南方言的“底層"研究. *民族語文*(05), 1-15.

梁敏, & 張均如. (1996). *侗台語族概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磊. (2015). *廣西勾漏片粵語語音研究* [博士, 暨南大學].

麥耘. (2018). 對“並定不送氣”的一個演化音法學解釋. *語言研究集刊*(02), 417-426+660-661.

彭敏. (2012). *廣西博白地佬話比較研究* [碩士, 廣西師範學院].

邵慧君. (2016). *粵西湛茂地區粵語語音研究*.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覃遠雄. (2018). 南寧心圩平話語音系統. *欽州學院學報*, *33*(02), 32-44.

覃遠雄. (2020). 廣西南寧五塘平話音系. *方言*, *42*(04), 482-496.

覃遠雄. (2023). 桂南平話、粵語鼻音和邊音聲母拼陰調類現象——語言接觸引起的演變. *民族語文*(02), 76-86.

王洪君. (2014). *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懷榕, & 袁舒婕. (2010). 南寧平話中的壯語借詞. *民族語文*(02), 38-42.

韋樹關. (2002). 古幫、端、心母在廣西漢語方言中的特殊音讀.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1), 149-151.

吳英俊. (1988). 海南省儋州方言單字音表. *方言*(02), 113-122.

伍巍, 陳康棣, & 王媛媛. (2006). 信都土話的語音特點. *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綜合版)*(01), 1-7.

徐榮. (2013). 廣西北流方言的語音特點和內部差異. *南方語言學*, *第 5 輯*, 36-47.

姚璐燕. (2022). 廣西容縣（石頭鎮）話的 XA 式形容詞. *肇慶學院學報*, *43*(01), 85-92.
袁家驊等. (1983). *漢語方言概要* (第 2 版 ed.). 文字改革出版社.
張均如，梁敏，歐陽覺亞，鄭貽青，李慢練，謝建猷合著. (1999). *壯語方言研究*.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張麗紅. (2012). *廣西合浦縣廉州方言語音研究* [碩士,暨南大学].
朱曉農. (2006). 内爆音. *方言*(01), 16-21.
朱曉農, & 寸熙. (2006). 試論清濁音變圈——兼論吳、閩語内爆音不出於侗台底層. *民族語文*(03), 3-13.
莊初升, & 張淩. (2010). 賀州鋪門方言的濁塞音聲母.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2*(01), 105-110.

thanming@jyutjam.org